

敦煌学文库

西域敦煌宗教論稿

RELIGIOUS STUDIES OF DUNHUANG AND CHINESE TURKISTAN

杨富学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号 00 字登录 (甘)

敦煌学文库

西域敦煌宗教论稿

著 杨富学

杨富学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甘肃文化出版社

甘肃文化出版社

甘肃文化出版社

1

2

1 × 028 : 本 天

1 × 025 : 线 空

10 : 册 册

甘肃文化出版社

号: 12817-80608-110-02K-12 种

元 08.41 : 份宝

(甘) 新登字 09 号

文学敦煌

西域敦煌宗教论稿

西域敦煌宗教论稿

杨富学 著

责任编辑：何兴民 陆方儒

封面设计：杜斗城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社 址：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电话：(0931) 8432734

邮政编码：730030

印 刷：甘肃发展印刷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 次：1998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250 千字

印 次：1998 年 6 月第 1 次

印 张：10

印 数：1—1500 册

书 号：ISBN7-80608-110-0/K·19

定价：14.80 元

《敦煌学文库》前言

以悠久、丰富、灿烂著称于世的敦煌历史文化近一个世纪来一直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对敦煌艺术、文献、史地的研究风靡一时，逐渐形成了“敦煌学”，并一跃成为“国际显学”。目前，这一学科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为了顺应这一潮流，促进甘肃乃至全国敦煌学的发展，我们编辑了这套丛书。

该丛书从发动到组织，都是由杜斗城和何兴民先生合力策划的。为了保证质量，特请周丕显教授作为顾问。

该丛书的刊行，体现了甘肃文化出版社高瞻远瞩、不计名利的胸怀，我们希望丛书能够连续不断地坚持下去，为弘扬敦煌文化作出贡献。

序

我院青年学者杨富学同志的论文集《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就要结集出版了，可喜可贺。我仔细阅读过其中的部分文章，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深为他能在短短十年间取得如此重大的学术成就而感到自豪与振奋。

杨富学还很年轻，今年才 30 来岁，1982 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就读。该系以西北民族史、敦煌学见长，使他很快便对西北史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能为今后的研究打好基础，掌握一门少数民族语言，他大学一毕业就考入新疆大学随苏北海教授攻读维吾尔族史硕士研究生，兼修维吾尔语。在苏先生的悉心培养下，他于研究生学习阶段即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了十数篇水平不俗的论文。1989 年毕业后，他主动与我联系，要求来敦煌莫高窟工作，投身敦煌学术之林。为了事业而主动放弃大城市的优裕生活，这是一种难得的献身精神！

来院六年间，他一直任我院院刊——《敦煌研究》的编辑。编辑工作之外，杨富学同志将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他勤奋好学，知识面宽广，除了对西北史地、回鹘学、敦煌学有很好的把握外，他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宗教哲

学、文学艺术和语言文字都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可阅读以英、德等语文书写的有关研究著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驾驭、运用古代民族文字（如回鹘文、突厥文和梵文）文献的能力，这使他在研究中常能游刃有余、触类旁通，做前人未做的学问，发他人未发的新论。我相信凡读完本书者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值本书出版之际，作者征序于我。我不懂回鹘学，对回鹘文、梵文更是一窍不通，本不敢承担写序的重任。但从本书的字里行间，我可以看出作者治学之勤勉，更看得出敦煌学的希望。何以推辞？爰缀数语权充为序。

勛哉夫子！

段文杰

目 录

序	段文杰(1)
维吾尔族的萨满教及其演变	(1)
牟羽可汗与摩尼教	(11)
《从摩尼教到明教》述评	(31)
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略论	(35)
“日月光金”钱与回鹘摩尼教	(50)
回鹘摩尼诗狼鹰崇拜小笺	(56)
敦煌本突厥文 Īrq 书跋	(64)
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	(69)
敦煌写本《天台五义分门图》校录研究	(97)
辽鎏金双龙银冠与敦煌佛画	(109)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 20 窟的供养图与榜题	(121)
佛教与敦煌回鹘文书法艺术	(134)
德藏西域梵文写本:整理与研究回顾	(150)
从出土文献看《法华经》在西域、敦煌的传译	(171)
古代柯尔克孜人的宗教信仰	(197)
巴黎藏敦煌本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文译释	(209)
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释文的几处商榷	(215)

敦煌本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写卷译释 (228)

一份珍贵的回鹘文寺院经济文书 (246)

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铭文初释 (257)

论所谓的“喀什本梵文《法华经》写卷” (277)

(1) 变数其及峰高响怕慈尔吾能

缩略语表 (305)

后记 (307)

(32) 谷部峰景兹尔吾能升怕尔家

(30) 峰只响响回已峰“金次目日”

(33) 莫小科云盛第街只响响回

(44) 迦并 pti 文黑突本默峰

(49) 拜拜斯腰文静回窠林佛

(50) 突格景峰《因门食义正台天》本区默峰

(109) 画册默峰已源静次双金餐王

(151) 腰静已因景静怕窠 08 莫窠尔克里度好静

(134) 木字起并文静回默峰已峰静

(150) 腰回突格已默静;本区文默静西静静

(171) 拜拜文静并峰静只响文静回本默峰莫静四

(197) 响静峰宗怕入好克尔林升古

(505) 拜拜文静并峰静只响文静回本默峰莫静四

(515) 静南伏只怕文拜拜文静并只响文静回

CONTENTS

Preface	DUAN Wenjie...1
Shamanism among the Uighurs and its Development	...1
Böğü Khan and Manichaeism	...11
Review of Wang Jianchuan's "Manichaeism in China"	...31
A brief History of the Uighur Nestorianism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35
A Uighur coin and Manichaeism	...50
Wolf and eagle: Totems of the Uighurs	...56
Note on the Īrǵ Bitig	...64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Uighur inscriptions in the Yulin Grottos	...69
Dunhuang manuscripts "Tables of the Religious Doctrine of the Tian-tai Sect"	...97
A silver crown with double dragons and Dunhuang Art	...109
Pranidhi scences and inscriptions of the Cave Temple no. 20, Bezeklik	...121
Buddhism and the Uighur calligraphy seen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134
Studies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German Turpan Finds; a review	...150
On the translation and spreading of Saddharmapundarika- Sūtra acc. to the related manuscripts.	...171
Religions among the ancient Kirkizs	...197

CONTENTS

Repent Words seen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P. 3072	...209
Notes on an ancient Uighur official decree issued to a Manichaean monastery	...215
Uighur version of Aranemi-jātaka from Dunhuang	...228
A precious Uighur document concerning Buddhist monastery economy	...246
An Uighur inscription on wooden tablet from Turpan	...257
The so-called "Kashgar Manuscript of Sadharmapundarika- sūtra"	...277
Abbreviations	...305
Postscript	...307

维吾尔族的萨满教及其演变

萨满教是在原始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大多数民族共有的早期宗教形式。它以万物有灵论为思想基础,在内容上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三个方面。在历史上,萨满教在维吾尔族中长期传播,8世纪以后虽然衰落下去,但并未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仍以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在着,直到如今。

一、回纥汗国建立前的萨满教

一切原始民族,在其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的时候,每天都会为“自然界中一切奇异和显著的现象,一切使人瞠目结舌,震撼迷惑,燃起幻想”。^①于是,就以为这些自然现象的本身,都是由神灵在支配着。渐渐地,他们就对这些现象产生了崇拜之情。

维吾尔族自然崇拜的对象是相当繁杂的,诸如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草木湖海都曾被其崇拜过。

维吾尔族对天的崇拜当在很早,只是到了5世纪时才见于文字的记载。我国史籍记载有维吾尔人的祖先高车人于文成年间(453~454年)在漠南举行祭天仪式时载歌载舞、杀牲聚会的盛况,“合聚祭天,众至数万。”^②当8世纪回纥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仍然对天十分崇敬,在可汗的名号前一般都要加上“登里(Tängri)”、“滕里逻(Tängridä)”等修饰语,意即为“天”、“天神”或“自天所立”之意。在维吾尔族的神话传说中,乌古斯可汗有六个儿子,其中的长子就叫做“天”,其余五子分别叫做“山”、“海”、“太

① 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第546页。

② 《魏书·高车传》。

阳”、“月亮”和“星星”。^① 11 世纪成书的《突厥语辞典》“Tängri(腾格里,意为‘天’)”辞条中,作者明确指出,“异教徒把苍天称作腾格里,并对此顶礼膜拜”。^②

太阳,给人以温暖和光明,旭日所出的东方也就成为人们崇拜的方向。回纥人对太阳是十分崇拜的,其可汗“坐常向东,盖敬日之所出”。^③ 当唐公主入嫁回纥可汗时,她的车要随太阳在汗廷周围转九圈。

水,是人类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元代《高昌王世勋之碑》载:“考高昌王世家,盖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刺,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卜古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④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远在 8 世纪前,漠北回纥汗国的许多可汗都要在自己的名号前加上“阙”(kül,“湖泊”之意),以示自己是水神之裔。

维吾尔族还崇拜山。据记载,回纥崇拜的山叫“Qutluy Tay(胡力答哈)”,意为“福山”,回纥之强盛正因为有此“福山”。后来,唐朝使者巧使毒计,以烈火烧毁“福山”,于是,回纥可汗卒,“灾异屡见,民弗安居,传位者又数亡,乃迁于交州”。^⑤

关于维吾尔族对树的崇拜,除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回纥人自认为他们的祖先出自树瘿外,还传说乌古斯可汗的两个妻子中有一

① 耿世民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8 页。

② Mahmud Kaxkari, *Diwan Luyat-it Türk*, Xinjiang Halk Naxriyati, 1984 年第 3 卷,第 514~515 页。

③ 《新唐书·回鹘传》。

④ 《道园学古录》卷二十四。

⑤ 《元史·巴而术阿尔忒的斤传》。

个即出自树窟窿中。^①直到西迁之后,回鹘人还于庙中祭祀大树。^②

一般说来,自然崇拜约产生于血缘家庭阶段,当血缘家庭被母系氏族公社代替的时候,人们的血缘观念已在日常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人们相信同一氏族的人是最亲密的。为了区别本氏族成员与它氏族成员的不同,各氏族都有一个特殊的标记,这就是图腾。

同其它许多北方民族一样,古代维吾尔人是将狼作为图腾的。维吾尔人的先世高车人自称他们的祖先原为一个女子“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③《新唐书·回鹘传》说,回纥登里可汗“恃其强,陈兵,引(郭)子仪拜狼羴而后见”。回纥将狼之形象绣于国旗之上,可见他们对狼图腾崇拜的程度是如何之深了。

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外,维吾尔族自身的文献给我们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资料。传说乌古斯可汗“他的腿象公牛的腿,他的腰象狼腰”。^④大军出征时,他发下号令:“让苍狼作为我们战斗的口号”。^⑤乌古斯可汗出征,常常得到苍狼的帮助。这个传说说明,狼被视为维吾尔族的保护神。另外,17世纪中亚史学家阿不勒哈孜在他的《突厥世系》一书中也记载了狼充当维吾尔保护神的传说:

“有一次,维吾尔人吃了败仗,他们被敌人围困在山腰,快是走投无路,全军面临覆灭的危境。这时,突然发现一只狼向他们走来,处于险境之中的维吾尔军民尾随着狼走到。”

① 耿世民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第18页。

②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卷,第1分册,第63页。

③ 《魏书·高车传》。

④ 耿世民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第15页。

⑤ 耿世民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第19页。

大山脚下。狼钻进一个山洞，维吾尔人也跟着钻了进去。

他们在黑暗的洞穴里走了很长时间。最后，狼把他们带到山洞的另一个出口，人们的眼前变得突然明亮、开阔起来。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水草丰茂、天堂般美妙的大草原。维吾尔人从死亡的困境中被拯救出来，从此，他们把狼视为一个神圣的动物加以崇拜。^①

在古维吾尔人的观念中，生殖器官被认为是生命的本源和事物繁荣的象征而受到崇拜，回纥人所崇拜的 umai(乌弥)就是从生殖崇拜的概念中引伸出来的。此词在鄂尔浑突厥碑文中经常出现。《突厥语词典》收录一句格言说：“谁相信乌弥，谁就可以得子”。^②说明乌弥是一种保护母腹中胎儿的图腾。

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化，人们的世系观念大大增强，对人的崇拜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样就产生了祖先崇拜。维吾尔人的祖先崇拜主要表现在丧葬观念上。维吾尔人先世高车人的丧葬方式是“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稍，无疑于生”。^③以此方式寄托让死者灵魂永生的愿望。依照当时的习俗，人死后，死者的亲属要“劈面”痛哭，死者的妻子以及生前的日用品也要殉葬。如回纥毗伽可汗死，“回纥欲以宁国公主为殉”。^④死者生前是主人，死后他的灵魂还要成为主人。祖先崇拜是对业已死去的人物，亦即氏族祖先的崇拜，与以往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相比，则更趋于人格化，即已把祖先看成半人半神的形象。

① 转引自阿·热合曼《丝路传说》(维吾尔文版)，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3页。

② Mahmud Kaxkari, *Diwan Luxat-it Türk, Xinjiang Halk Naxriyati*, 1984年，第1卷，第167页。

③ 《北史·高车传》。页21第1卷，《北史》(中华书局影印)。

④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第1卷，《资治通鉴》(中华书局影印)。

然而,要使神和人联系起来,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中介”。大凡比较完备的原始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形成具有一定形式的神职人员来充当人和神之间联系的中介和宗教教义的解释者。早在5世纪时,我国史书所记载的高车人中的“巫”就是这种神职人员。《北史·高车传》说高车斛律部首领倍侯利“善用五十蓍筮吉凶”。同书又载高车人“喜致雷霆。每震,则呼叫射天而弃之移去。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这里的“蓍筮”、“巫”,在突厥语中称为 kam。^①kam 一词有“动”、“急动”、“震动”、“摇之向上”等意,^②另外还有“跳跃”之意。^③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巫师跳神的动作。《突厥语辞典》著录 kam 一词,即径直释之为 Shaman,^④即萨满。

二、回纥汗国时的萨满教及其与摩尼教的斗争

公元8世纪,回纥骤然崛起,于744年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回纥汗国。在汗国初期,回纥人是信奉萨满教的。“当时畏兀儿信仰名曰‘珊蛮’(即萨满)之术士,与今之蒙古人同。珊蛮自言术能役鬼,鬼能以外事来告”。^⑤摩尼教传入回纥后,回纥人对萨满的占卜仍然十分相信。《旧唐书·回纥传》记载说:

① 《新唐书·黠戛斯传》载黠戛斯“呼巫为甘”。又见 W. W. Rockhill,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35—1255*, London 1900, p. 239.

② A. Vambéry,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turko-tatarischen Sprachen*, Leipzig 1878, S. 91.

③ J. T. Zenker, *Türkisch-Arabisch-Persisches Handwörterbuch*, Band II, S. 709.

④ Mahmud Kaxkari, *Diwan Luvat-it Türk*, Xinjiang Halk Naxriyati, 1984年第3卷,第215页。

⑤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卷第3章,第62页。

初发本部来日，将巫师两人来，云：“此行大安稳，然不与唐家兵马斗，见一大人即归”。今日领兵见令公，令公不为疑，脱去衣甲，单骑相见，谁有此心胆！是不战斗见一大人，巫师有征矣”。^①可见，回纥中的萨满在当时是深受统治阶级信赖和率兵将领之倚重的。萨满反对摩尼教的斗争更能说明问题。大历十五年（780），顿莫贺发动政变，击杀了牟羽可汗及亲信和摩尼教徒二千人。^②当时萨满教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俨然享有国教的地位。但不久，由于摩尼教的输入，萨满教便迅速走向衰落以至崩溃。

摩尼教3世纪时产生于波斯，是在祆教的基础上糅合了诺斯替教、基督教和佛教的教义而成的。摩尼教之所以能在回纥汗国取得迅速发展，取代萨满教的地位成为汗国的国教，除了汗国统治者想利用以粟特人为主的摩尼教徒来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外，还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根据历史的记载，南北朝时期的高车人“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婚姻用牛马纳聘，以多^③为荣。结言既定，男党营车栏马，令女党恣取。……明日，将妇归”。其畜产自有记识，虽“栏纵在野，终无妄取”。^④随着回纥汗国的强大，其社会制度不断地、迅速地向封建社会转化。尤其在牟羽可汗时期，回纥汗国与唐朝的政治、经济联系空前加强，来自唐朝的封建制度的极大影响，促进了回纥封建制度的最后确立。司马光曾对回纥人的社会制度的演变作了如下概括：

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成城，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与唐，唐赠遗甚厚，登里可汗（即牟羽

① 《旧唐书·回纥传》。

② 《旧唐书·回纥传》。

③ 原脱“多”，此据《太平御览》卷八十补。

④ 《北史·高车传》。

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①回纥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汗国的统治者转化为封建统治者。这一重大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萨满教中来。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机构……一旦遭到毁灭,那末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②萨满教的崩溃是回纥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适应汗国统一的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就需要一个统一的神来集中汗国的政权,“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③摩尼教宣称:“王者犹如朗日,诸明中最;亦如满月,众星中尊”,^④这正符合回纥汗国统治者的需要。

关于摩尼教始入回纥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宝应元年(762)。《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了摩尼教传入回纥的情况。^⑤从该碑看,摩尼教的传入好象一帆风顺,故有人轻信了这则史料,由此得出了“无须乎经过三年,萨满教便荡然无存”^⑥的结论。从碑文字面看,此说尚似可通,然仔细考虑,却难使人信服。众所周知,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社会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意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卷第333页。

③ 同上,第27卷,第65页。

④ 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附录,载氏著《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 罗振玉校补《和林金石录》,第6页。

⑥ 艾尚连《试论摩尼教与回鹘的关系及其在唐朝的发展》,《西北史地》1981年第1期,第36页。